

元史新編

元史卷四十四

列傳二十八

元末言臣

陳祖仁

王遜志

李稷

歸陽

陳祖仁字子山汴梁人至正元年以春秋中河南鄉貢明年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屢遷翰林侍講學士除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年五月帝欲修上都宮闕祖仁上疏言上都宮闕自先帝修於累朝白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

遼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墮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親正遠邪以圖謀治道使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已乎疏奏帝嘉納之二十三年十二月拜治書侍御史時宦者資正使朴不花與宣政使蒙驪內恃皇太子外結丞相朔思監驕恣不法監察御史傅公讓上章暴其過忤皇太子意左遷它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書皇太子言御史糾劾蒙驪朴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擯斥使姦臣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夫天下者祖宗之所統馭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奈何以二豎之微而不恤天下之重且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

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書上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謂臺臣所劾臺驩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合奏聞者乃許上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乃復上書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宮牆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緣不見其姦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今此二人姦邪舉朝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旣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折假使必皆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

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宐阻矣御史不宐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爵祿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書旣再上卽辭職而御史下至吏卒皆請閑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朴不花橐駝乃皆辭退帝令老的沙傳諭祖仁等祖仁復上疏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爲名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效力天下可全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臣寧有餓死於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疏奏帝大怒而是時侍御

史李國鳳亦疏言二人當斥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祖仁出爲甘肅行省參政時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託於其友朱毅卽日就道明年七月孛羅帖木爾入中書爲丞相除祖仁山北道廉訪使召拜國子祭酒遷樞密副使累上疏言軍政利害不報辭職除翰林學士遂拜中書參政時天下亂已甚而祖仁性剛直遇事與時宰論議數不合乃仍還翰林學士二十七年明兵已取山東而朝廷方疑擴廓不臣專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祖仁乃與翰林學士承旨王時待制黃得編修黃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耶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爲

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宐膠於一偏  
狃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近在肘腋勢將竊  
持國柄故宐先於致討今擴廓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將  
不利於宗社則在先於救難當此時宐改弦更張而撫軍  
諸官亦不可不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宐今擴廓黨與離  
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禽獲其餘彼中見  
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耶速等聲勢相  
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有濟如復膠於前說動  
以言者爲擴廓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  
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事去矣不報祖仁又上書皇太子  
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不知此項軍馬終爲南軍  
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沮將

何所施況聞擴廓屢上書疏自明是其心未絕於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之計不過戰守遷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力勉厲趣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一方當此危急存亡之秋萬一有唐玄宗倉卒之變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委而棄之此時雖欲碎首般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爲重奉疏以聞亦不報二十八年秋明兵進壓近郊命祖仁及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王遜志等載太廟神主從皇太子北行祖仁奏言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從皇太子非禮也還守太廟以俟命俄而帝北奔祖仁守神主不果從八月二日京城破將出健德門爲亂軍所害時年五十五祖仁一目





鄰邨王甲家財與其黨五人俱伏辜調海陵縣丞亦有能聲入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擢御史臺照磨至正初出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遷都事又入爲監察御史劾奏閹宦高龍卜恃賴恩私侵撓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時相請謁公行爲國基禍乞加竄逐以正邦刑章上流高龍卜於征東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折以防壅蔽言事官須優加擢用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人直士書百司奏請及帝所可否月達省臺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護聖寺火有旨更作乃上言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宜妄興大役議遂寢會朝廷方注意守令因言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其才宜併歸省選茶鹽鐵課責備長吏動受刑譴何以臨民宜分委貳佐投下達魯花

赤蠹政害民宜爲佐貳帝悉可其奏遷中書左司都事又四遷爲戶部尙書十一年廷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腹畝起徵稷曰方今妖賊竊發民庶流亡此政一行是驅之爲盜也相臣是之尋參議中書省事俄遷治書侍御史十二年從丞相脫脫出師征徐州徐旣平謁告歸滕州遷曾祖父以下十七喪序昭穆以葬敕賜碑樹焉旣而召爲詹事丞除侍御史俄遷中書參政皇太子受冊攝大禮使遂除樞密副使帝躬祀郊廟攝太常少卿遷御史中丞二十四年出爲陝西行臺中丞致仕卒封齊國公諡文穆

歸暘字彥溫汴梁人至順元年進士授同知潁州事鉏奸擊強山東鹽司遣奏差至潁恃勢爲不法暘執以下獄時州縣奉鹽司甚謹頤指氣使輒奔走之暘獨不爲屈轉大

都路儒學提舉未上至元五年十一月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爲詔使至河南省中殺平章月魯帖木爾左丞劫烈廉訪使完者不花總管撒里麻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以段輔爲左丞使暘北守黃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於獄暘無懼色已而賊敗汙賊者皆獲罪暘獨免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呼炳司卯西厯炳不敢辭時人爲之語曰歸暘出角吳炳無光暘自此有名明年轉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及入謝臺臣奏曰此卽河南抗賊者也帝曰好事卿宜數爲之賜以上尊已而辭官歸養親汴上至正五年除僉河南廉訪司事行部西京以法繩趙王府官屬之貪暴者王三遣使請不爲動宣寧縣有殺人者蔓引數十人一讞得其情盡釋之沁州民郭仲玉爲

人所殺有司以蒲察山兒當之暘察其誣蹤跡得殺人者  
山兒遂不死七年遷右司都事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請  
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二十三處暘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  
及馬腹果設郡縣有事不救則率來附之意救之則罷中  
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  
辨甚力丞相太平問君策將焉出暘曰其酋長可授宣撫  
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卒從暘言京師苦  
寒有句訴丞相馬前丞相索皮服予之仍覈在官所藏皮  
服之數悉給貧民暘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爲心皮服能  
幾何而欲給之邪莫若錄寒饑者稍振之耳丞相悟而止  
雲南死可伐叛詔以元帥述律遵道往喻之未幾命平章  
政事亦都渾將兵討之事久無功二人上疏紛紜中書欲

罪述律暘曰一論之而一討之彼將何所適從然亦非使者之罪也湖廣行省左丞沙班卒其子沙的方爲中書掾請奔喪丞相以沙的有兄弟不許暘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請非以孝治天下也遂從之廣海獠賊入寇詔江浙行省參政多爾只丹將思播楊元帥軍以討之暘曰易軍而將不諳教令恐不能決勝若令楊就統其眾彼悅於恩命必能自效所謂以夷攻夷中國之利也帝不從後竟無功八年遷左司員外郎中書用暘言損河間餘鹽五萬引以裕民楮幣壅不行廷議出楮幣五百萬錠易銀寶內藏暘復持不可曰富商大賈盡易其鈔於私家小民何利哉六月遷參議樞密院事時方國珍未附詔多爾只丹討之一軍皆沒而多爾只丹被執將罪之暘曰

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民善水性者禽之旣而國珍遣人從多爾只丹走京師請降暘曰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今來非眞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後果屢叛如暘言九年改禮部尙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召暘爲贊善未幾遷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仍兼前職暘言師傅當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虛其中坐以待至尊臨幸不然則師道不立時羣臣言人人殊卒從暘議俄以疾辭帝遣左司郎中趙璉賜白金文綺不受初暘在上都時脫脫自甘州還且入相中書參議趙期頤員外郎李稷謁暘私第致脫脫之命屬草詔暘辭曰命相之詔當命詞臣視草今屬筆於暘恐累丞

相之賢也十年正月遷四川行省參政十二年除刑部尙書十五年再除刑部尙書凡三遷皆以疾辭十七年授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使者迫之賜輿疾至京師臥於南城不起時海內多故賜上三策一振紀綱二選將材三審形勢疊疊數千言朝廷不能用十一月以集賢學士致仕二十七年卒年六十有三

張楨

烏古孫良楨

張楨字約中汴人元統元年進士授彰德路錄事辟河南行省掾累除中政院判官至正八年拜監察御史劾太尉阿乞剌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耶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讐柏顏賊殺宗室嘉王郟王十有二口稽之古法當伏門誅而其妻子兄弟尙仕於朝宜急誅竄別



怯不花阿附權奸亦宜遠貶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  
敢於要君閫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  
之禍不聽及毛貴陷山東上疏陳十禍根本之禍有六征  
討之禍有四歷數其敝一輕大臣二解權綱三事安逸四  
杜言路五離人心六濫刑獄此根本之禍也不慎調度不  
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此征討之禍也其言事安逸  
之禍略曰臣伏見陛下以盛年入纂大統履艱難而登大  
寶因循治安不預防慮寬仁恭儉漸不如初今天下多事  
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是陛下警省之時戰兢惕  
厲之日也宜臥薪嘗膽奮發悔過思祖宗勦業之難而今  
日墜亡之易於是而修實德則可以答天意推至誠則可  
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好燕安鴟毒之戒皆宜痛

徹勇改有不盡者亦宜防微杜漸而禁於未然而陛下乃安焉處之如天下太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也其言不明賞罰之禍略曰臣伏見調兵六年初無紀律之法又無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謾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軍之將殘民之將怯懦之將貪婪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鷄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面諛游說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星羅棋布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夫有土有人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

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方有限之費而供將帥  
無窮之欲哉其爲自啟亂階亦已危矣陛下方且事佛求  
福飯僧消禍今天下殺人盈野而天壽節禁屠宰謂可求  
福福何自至哉潁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眾終飾威  
權以兵抗拒視其所向駸駸可畏其勢不至於亡吾社稷  
燼吾國家不止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爲階亂其禍至  
慘其毒至深其關繫至大有識者爲之扼腕有志者爲之  
痛心此征討之禍也疏奏不省權臣惡其訐直二十一年  
除僉山南道廉訪司事至則劾中書參政耶先不花樞密  
院副使脫脫木爾治書侍御史奴魯弄權誤國之罪又不  
報方是時孛羅帖木爾駐兵大同察罕帖木爾駐兵洛陽  
而毛貴據山東勢逼京畿二將玩寇不進方以爭晉冀爲

事構兵相攻互有勝負朝廷乃遣耶先不花脫脫木爾奴魯往解之既受命不前進楨又言其貪懦庸鄙苟懷自安無憂國致身之忠朝廷將使二將釋憾協心討賊此國之大事謂宜風馳電走而乃迂回退懾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構殺自相仇敵實此三人誤國所致宜急殛之以救時危亦不報楨慨然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卽辭去居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二十四年李羅帖木爾犯闕皇太子出居冀寧奏除贊善又除翰林學士皆不起擴廓將輔皇太子入討李羅遣使傳皇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巨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湘漢

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  
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  
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  
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  
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下憂乎  
請言其大要有三曰保君父扶社稷衛生靈而已衛出公  
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  
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忱於邪謀  
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下雖有智辨百出不能爲雪嗚呼是  
豈可以不鑒之乎且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  
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  
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

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毀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深納其說是用事克有成後三年卒

烏古孫良楨字幹卿世次見父澤傳至治二年蔭補江陰州判官調婺州武義縣尹有惠政改漳州路推官屢平反疑獄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意宜加徒減杖遂定爲令屢遷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劾遼陽行省左丞相荅失帖木爾賣國不忠援漢高帝斬丁公故事以明人臣大義并劾御史中丞胡居祐奸邪皆罷之中外震懾疏言天祚數年間紀綱大壞元氣傷夷天祐聖明入膺大統

而西宮秉政奸臣弄權竒憾十有餘年天威一怒陰晦開明以正大名以章大孝此誠兢兢業業祈天永命之秋其要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一進講不踰數刻已罷而替御小臣恆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臣願延儒臣寘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啟沃宸衷日新其德實萬世無疆之福又以蒙古舊俗父死則妻其從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言蒙古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南人當守綱常蒙古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蒙古人者不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

邊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又言隱士劉因道學經術可比  
許衡宜從祀孔子廟庭皆不報御史臺作新風憲復疏其  
所當行者以舉賢才爲綱而以厚風俗均賦役重審理汰  
冗官選守令出奉使均公田爲目指撻剗切不顧忌諱宦  
者罕失嬖妾般其妻糜其肉飼犬上疏乞正重刑竝論宦  
寺結廷臣撓政爲害可汰黜之愴倭側目至正五年出爲  
江東道廉訪司副使上官一日辭歸六年授平江路總管  
不拜八年復召爲右司員外郎十三年屢遷至中書左丞  
仍同知經筵事時中書參用非人事多異同不得一一如  
志會軍餉不給請與右丞悟良哈台主屯田歲入二十萬  
石東宮久未建懇懇爲言車駕幸上都始冊皇太子立詹  
事院驛召爲副詹事每直端本堂則進親君子遠小人之



元史卷四十四

列傳

三

說時盜賊蠭起帝聞惡之下詔分討必盡誅而後已良楨言平賊在收人心以回天意多殺非道不如赦以安之十四年遷淮南行省左丞初泰州賊張士誠既降復叛殺淮南行省參政趙璉進據高郵六合太師脫脫奉詔總諸王軍南征而良楨泊參議龔伯璉刑部主事廬山等從之既平六合垂克高郵會詔罷脫脫兵柄遂有上變告伯璉等勸脫脫勒兵北向者下其事逮問詞連良楨簿對無所驗卽日還中書左丞命分省彰德主調軍食居半歲還中書十七年進中書右丞辭不允論罷陷賊延坐之令有惡少年誣知宜興州張復通賊中書將籍其孥良楨卒不署良楨自左曹登政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東食鹽浙東西長生牛租瀕海被災園田稅民皆德之又嘗論至正格輕重

不倫吏得竝緣爲奸舉明律者數人參酌古今重定律書  
書成而罷有詩文奏議凡若干卷藏於家

元史卷四十四

列傳

圭

元史卷四十四終

元史卷四十五

至正討賊諸臣

秦不華

秦不華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今名世居白野山父塔不台入直宿衛歷仕台州錄事判官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能記問集賢待制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舉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轉祕書監著作郎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脫歡怙勢貪暴秦不華劾罷之文宗建奎章閣學士院擢爲典籤拜中臺監察御史順帝卽位加文宗后太皇太后之號大臣燕帖木爾柏顏皆裂土封王秦不華率同列上章言叔母不宜加徽稱相臣不當受王封奏上太

后怒欲殺言者泰不華語眾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  
決不以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  
能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二以旌其直至正元年除紹興  
路總管革吏敝除沒官牛租令民自實田以均賦役行鄉  
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召入史館與修遼金宋三史  
書成授祕書監晉禮部尙書黃河決奉詔以珪玉白馬祭  
河神竣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用  
輓江龍鐵掃撼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屯  
田其中事廢八年台州黃巖民方國珍入海爲亂劫掠漕  
運執海道千戶事聞詔江浙參政多爾只班總舟師捕之  
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  
多爾只班遂被執國珍迫令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國珍

兄弟皆授以官勢益暴橫九年詔秦不華察實以聞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尋除江東廉訪使已而出爲都水庸田使十年十二月國珍復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十一年二月詔李羅帖木爾爲江浙行省左丞總兵至慶元以秦不華諗知賊情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溫州夾攻之未幾國珍寇溫秦不華縱火筏焚之一夕遁去旣而密與李羅約以六月乙未合兵進討李羅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李羅被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秦不華聞之痛憤輟食數日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識等至黃巖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小樓是夕中秋月明秦不華欲命壯士襲殺之密白其事達識曰我受詔招降

耳公欲擅命邪乃止達識復檄秦不華親至海濱散其徒  
眾拘其海舟兵器國珍兄弟仍授官有差旣而遷秦不華  
台州路達魯花赤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  
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以叛秦不華自分以死報國  
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國珍示約信使  
之來歸國珍益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洲  
港犯馬鞍諸山秦不華語眾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  
所學今守海隅賊甫招來又復爲變君輩助我擊之若克  
則汝眾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報國耳眾皆踴躍願行時  
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狀秦不華率部眾  
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  
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秦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卽前搏

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槳來刺輒斫折之賊羣至欲抱持過國珍船泰不華瞋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槳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九時十二年三月庚子也僮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盞義士張君璧皆死之追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諡忠介立廟台州賜額崇節泰不華博通經史兼善篆隸溫潤適勁嘗重類復古編十卷攷正譌字於經史多有裨益云

石抹宜孫字申之其先遼之迪烈紇人五世祖耶先事太祖爲御史大夫見平金功臣傳耶先之曾孫曰繼祖爲沿海上海上副萬戶初以沿海軍分鎮台州皇慶元年又移鎮婺處兩州馭軍嚴肅平寧都寇有戰功且明達政事宜孫其



子也嗜學博覽長於詩歌常借嫡弟厚孫廕襲父職爲沿海上海上副萬戶守處州及弟長卽讓還其職退居台州至正十一年方國珍起海上江浙行省檄宣孫守溫州其年閩寇犯處州復檄宣孫以兵平之以功授浙東宣慰副使分府台州處屬山寇竝起宣孫復奉省檄往討築城禦敵十七年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承制授宣孫行樞密院判官總制處州分院治于處又以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爲分院經歷蕭山縣尹蘇友龍爲照磨而宣孫又辟郡人胡深葉琛章溫參謀軍事處爲和山谷聯絡盜賊憑據險阻輒竊發不易平治宣孫用基等謀或擣以兵或誘以計未幾皆殲殄無遺尋同僉行樞密院事時天下多故所在守將各自爲計相保守於是浙東則宣孫在處州邁里古思在

紹興竝能扞衛一方十八年十二月明兵取蘭谿且逼婺  
宜孫母時在婺卽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赴援親率精銳  
爲之殿比至婺與明兵甫接卽敗績時經略使李國鳳至  
浙東承制拜宜孫江浙行省參政明年明兵入處州宜孫  
將數十騎走福建境欲圖報復而人心已散事不可爲嘆  
曰處州吾所守也不如還處州死旣還至處之慶元縣爲  
亂兵所害事聞贈越國公諡忠愍其幕下劉基章溢葉琛  
等後竝仕明爲名臣

邁里古思者寧夏人也字善卿至正十四年進士授紹興  
路錄事司達魯花赤苗軍主將楊完者在杭縱部下抄掠  
莫敢誰何民甚苦之俄有至紹興城中強奪人馬者邁里  
古思禽斬數人苗軍乃懼不敢復至名遂大振會江南行

臺移治紹興檇邁里古思爲行臺鎮撫乃大募民兵守禦  
俄處州山賊焚掠婺之永康東陽邁里古思提兵與石抹  
宜孫夾攻平之擢江東廉訪司經歷仍畱紹興以兵衛臺  
治時浙東西郡縣多殘破獨邁里古思保障紹興境內晏  
然會方國珍遣兵侵據紹興屬縣邁里古思先遣部將黃  
中取上虞中還將益兵定時朝廷方倚重國珍資其舟以  
運糧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珍素通賄賂情好甚厚憤  
邁里古思擅舉兵且恐生事卽使人召至其私第計事命  
左右以鐵鎚撾殺之斷其頭擲廁溷中城中民無不慟哭  
黃中乃率其眾復讐盡殺拜住哥家人及臺府官員掾史  
獨畱拜住哥不殺以告於張士誠士誠乃遣其將以兵守  
紹興拜住哥尋遷行宣政院使監察御史眞童糾言拜住

哥陰害帥臣幾至激變不法不忠莫斯爲甚宜寘嚴刑於是詔削拜住哥官職安置湖州而邁里古思之冤始白

### 李黼

李黼字子威潁人也工部尙書守中之子守中性卞急每飲酒醉輒怒詬諸子黼百計承順不可得跪而自訟往往達旦泰定四年以明經魁多士授翰林修撰拜監察御史首言禴祠烝嘗古今大祭今太廟唯二祭而日享佛祠神御非禮也宜據經行之成均教化之基不當隸集賢宜屬省臣兼領諸侯王歲賜有定額分封易代之際陳請恩例世系戚疏無成書可攷宜仿先代修正玉牒皆不報遷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官數以王道勸講俄中書命黼巡視河渠黼上言曰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地作

堤今河底湮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橫潰爲災宜按故迹修浚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阻江淮運物當由此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亦不報授江州路總管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盜起河南北據徐蔡南陷蘄黃焚掠數千里造船江北岸銳意南攻九江居下流竇江東西襟喉黼治城濠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庶幾大江之險賊不得其之不報十二年正月己未賊帥鄒普勝渡江陷武昌威順王及省臣相繼遁舳艫蔽江而下江西大震賊乘勝破瑞昌右丞李羅帖木爾復遁黼愈孤立時黃梅縣主簿耶孫帖木爾願出擊賊黼大喜潛酒誓天賊遊兵已至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於險塞處遏賊歸路倉卒無識號乃墨士卒面統之出戰

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陳耶孫繼進賊大敗黼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苟失備禦吾屬無噍類矣乃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椿會西南風急賊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椿不得動進退無措黼率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散走行省上黼功請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宣行事已而賊勢更熾西自荆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黼守孤城提孱旅斬馘扶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絕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省平章圖堅不花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張弩射之賊趑趄未敢進轉攻東門而入黼與巷戰腹背受敵墮馬與從子秉昭俱罵賊死郡民間黼死哭聲震

天相率葬之東門外黼死踰月參政命始下年五十有五黼兄冕居潁亦死於賊秉昭冕季子也事聞贈黼隴西郡公諡忠文詔立廟江州賜額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

星吉

納麟 卜顏鐵木爾

星吉字言甫河西人曾祖朵吉祖朵爾只父朔思吉世事太祖憲宗世祖爲怯里馬赤星吉少給事仁宗潛邸以精敏稱至治中屢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方以優容爲政星吉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敕厲而遣之湖東僉事三寶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卽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執政者惡之移湖廣行省平章湖廣地連江北威順王歲嘗出獵病民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

賈以綱大利有司莫敢忤星吉至謁王王闔中門啟左扉召之入星吉引繩牀坐王中門西言曰吾受天子命來作牧非王私臣也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闔者懼入告王王命啟中門星吉入責王曰王帝室之懿古之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宣淫賈怨於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星吉手謝之爲悉罷其所爲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服恃寵橫甚數以事較轢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獄具罪而籍之由是豪強斂手貧弱稱快蘄州羅田賊徐壽輝起據蘄水游氛日熾星吉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萬戶老將也可用星吉乃命募土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三千來約降星吉與鄭謀曰此詐也然降而



卻之無詞宜受而審之果得其詐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於獄以俟命適有旨召爲大司農平章和尙受賂賂且嫉其功乃誣鄭罪繫之而釋其在獄者明日賊帥鄒普勝以黨屬至內外響應城遂陷武昌之人駢首夜泣曰大夫不去吾屬豈爲俘乎星吉旣入見具陳致賊本末帝喜命賜食時宰脫脫以其語侵己弟耶先帖木爾前敗狀不悅奏爲江西行省平章員外置星吉至江東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賊據池陽星吉開省太平官軍止三百賊號百萬眾皆欲走星吉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人錢募人爲兵先是行臺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應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眾爭赴一日得三千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至魯

港威順王之兵亦至士氣益奮遂克銅陵又破賊白馬灣賊敗走分兵躡之抵白湄賊窮急回拒官軍乘勝擊之賊盡殪禽其渠魁周驢俘其眾五千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賊走淮西乃部分諸將躡其後已而賊復擾池州貴池石埭諸縣遣兵收復追出境賊忽以舟師三百艘乘順流來攻命萬戶王惟恭列陳禦之鋒始交麾小艦從旁橫擊大破走之乘勝進望江清水灣三日偵報賊艦四百至自上流順風舉帆眾且數倍諸將失色星吉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卒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乘上風擊之必勝風怒水駛賊奄忽已過乃舉旗張帆鼓譟出其後賊驚駭官軍奮擊又大敗之獲戰艦甚眾時賊之圍安慶者聞敗燒營解去星吉且追且戰復湖口及

江州江州無一日糧乃命惟恭柵守小孤山而自據番陽口扼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廣江浙多衄江西亦無援應轉戰六月餘財粟殫匱士卒日困乏或請星吉就食東南以圖再舉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去此何之眾莫敢復言賊知星吉兵食俱竭帥大舶編葦蔽江而下截筏上下流縱火夾攻我軍力戰眾死且盡星吉之從子伯不華將親兵數十人死之星吉猶堅坐不動賊發矢射之乃昏仆賊素聞星吉名不忍害昇置密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饋食星吉臥叱去遂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時至正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七贈江西行中書省丞相封威寧王諡忠肅星吉公廉明決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感激人心故能以少擊眾

得人死力與余闕皆以無援先後死東南事遂不可爲宋

濂碑其神道

見文憲集

納麟高智曜之孫睿之子也大德六年納麟以名臣子用  
丞相哈刺合孫薦入備宿衛延祐初拜監察御史以言事  
忤旨仁宗怒叵測中丞楊多爾只力救之乃解又言風憲  
持糾劾之權而受人賂者宜刑而加流累官至中書參政  
遷同知樞密院事授江浙河南行省平章至正四年入爲  
中書平章七年拜御史大夫所薦用御史必老成更事者  
八年請老不許加太尉御史劾罷之退居姑蘇十二年江  
淮盜起帝命爲南臺御史大夫納麟承詔卽起仍命兼大  
尉設僚屬總制江浙江西湖廣三省軍馬至則修築集慶  
城郭會江浙杭城失守淮南行省平章什列門引兵往援

次采石納麟使止之曰聞杭城易破不足憂今宣城危急  
宜先以兵救宣城乃調典瑞院使脫火赤率蒙古軍應之  
大破賊於埭下門宣城以安已而賊陷徽州廣德常州宜  
興溧水溧陽蔓延丹陽金壇句容略上元江寧游兵至鍾  
山集慶勢甚危納麟乃力疾治兵部署士卒命治書侍御  
史左蒼納失理守城中中丞伯家奴戍東郊是時湖廣行  
省平章耶先帖木爾軍和州納麟遣使求援耶先帖木爾  
曰我奉命鎮江北不敢往援江東納麟仍遣監察御史鄭  
郊力促其行耶先帖木爾引步騎度采石至臺城入候納  
麟疾納麟喜卽以其故聞於朝已而耶先帖木爾兵東趨  
秣陵殺賊二千餘人平湖熟鎮盡復上元江寧境乘勝入  
溧陽溧水賊潰奔廣德其據龍潭方山者奔常州時江浙

行省平章參旦巴右丞佛家閭亦引兵來會所在羣賊皆敗北州郡悉平十三年納麟固請謝事從之命守太尉如故乃退居慶元十六年詔以江南行臺移治紹興復命爲御史大夫十八年赴召由海道入朝至黑水洋阻風而還十九年復由海道趨直沽山東賊俞寶率戰艦斷糧道納麟命其子安安及同舟人拒之破其眾於海口八月抵京師帝遣使勞以上尊皇太子亦饋酒脯而納麟感疾日亟卒於通州年七十有九

卜顏鐵木爾字珍卿唐兀吾密氏性明銳倜儻早備宿衛歷事武宗仁宗英宗天厯初累擢江浙行省平章至正十二年春斬黃賊徐壽輝遣兵陷湖廣侵江東西詔卜顏鐵木爾率軍討之卜顏益募壯健爲兵得驍勇三千戰艦三

百時湖廣平章耶先帖木爾江西平章星吉江南行臺御史中丞蠻子海牙皆以兵駐太平逗畱不進卜顏至乃與俱前賊方聚丁家洲官軍猝與遇奮擊敗之遂復銅陵縣禽其賊帥復池州遂分遣萬戶普賢奴屯陽陵王建中屯白面渡閭兒討無爲州而自率鎮撫不花萬戶明安駐池口以防遏上流爲之節度已而江州再陷星吉死之蠻子海牙及威順王寬徹普化軍俱潰而東安慶被圍益急遣使求援諸將皆欲自守信地卜顏曰何言之不忠邪安慶與池止隔一水救患之義何容緩且上流官軍雖潰然皆百戰之餘所乏者錢穀器械耳吾受命總師其可視之而不恤哉卽大發帑藏以周之潰軍皆大集而兩軍之勢復振安慶之圍遂解十三年三月賊眾復來攻池州眾且十

萬諸縣皆應之下顏會諸將謀曰賊表裏連結若俟其壘成而坐食諸縣之粟破之實難今新至疲敝乘其驕情盡銳攻之卽頃刻間功可成矣眾曰諾遂分番與戰大敗之禽其僞帥俘斬無算諸縣復平遂乘勝率舟師以進五月與戰於望江又戰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河皆破走之進復江州畱兵守之七月進兵攻蘄州禽賊帥鄒普秦遂克其城進兵道士洑焚其柵抵蘭溪口及賊巢黃連砦盡殲之分兵平兩巴河於是江路始通十一月與蠻子海牙四川行省參政哈臨圖左丞桑圖失里西寧王牙罕沙軍合湖廣左丞伯顏不花等軍皆會十二月分道進攻蘄水縣拔僞都獲僞將相而下四百餘人徐壽輝僅以身免以功賜上尊黃金帶時丞相脫脫方總戎南征聞諸賊皆已



破乃檄伯顏不花征淮東蠻子海牙守裕溪口威順王還武昌而卜顏獨控長江十六年六月復以軍守池州十一月卒卜顏持身廉介人不敢干以私其爲將所過不受禮遺宴犒民不知有兵性至孝幼養於叔父阿朮事之如親父常乘花馬時稱爲花馬平章

### 荅什拔都魯

荅什拔都魯

舊作荅失八都魯

曾祖紐璘祖耶速荅自有傳荅什

南加台子也

南一作囊附見創刺沙傳

以世襲萬戶鎮守羅羅宣慰司

土人作亂荅什捕獲有功四川省舉充船橋萬戶出征雲

南遷大理宣慰司都元帥至正十一年特除四川行省參

政撥本部探馬赤軍三千從平章交住討賊於荆襄時交

住兵旣平江陵荅什請自攻襄陽十二年進次荆門賊十

萬官軍止三千餘用宋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丁二萬編部伍申約束至蠻河賊守要害兵不得渡卽令屈萬戶率奇兵由間道出其後首尾夾攻賊大敗追至襄陽城南大戰生禽僞將三十人賊閉城不復出荅什乃相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自將中軍四千據虎頭山以瞰城中署南漳宜城二縣尹拊循其民以賦軍饋城中民受圍日久夜半二人縋出叩營具告虛實願爲內應荅什與之約期攻城授以密號而去至期四更民垂繩以引官軍先登者近十人時賊船百餘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盤其底天將明城破賊若戰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死賊將王權領千騎西走遇伏兵被禽襄陽遂平賜號拔都魯以其弟識里木爲

襄陽達魯花赤孛羅帖木爾爲雲南行省理問比賊再犯荊門安陸沔陽荅什輒引兵敗之尋詔益兵五千以烏撒烏蒙元帥成都不花聽其調發十三年定青山荊門諸寨九月率兵略均房平穀城攻拔武當山寨數十十二月趣攻峽州破木驢寨遷四川行省右丞十四年正月復峽州三月遷四川行省平章兼知樞密院事總荆襄諸軍五月命玉樞虎吐華代荅什守中興荊門令荅什以兵赴汝寧十月詔與太布花會軍討安豐是月復苗軍所據鄭鈞許三州十二月復河陰鞏縣十五年命荅什就管領太布花一應諸王藩將兵馬許以便宣行事六月拜河南行省平章進次許州長葛與劉福通野戰爲其所敗將士奔潰九月至中牟收散卒團結屯種賊復來劫營掠其輜重遂

與其子孛羅帖木爾相失劉哈刺不花進兵來援大破賊兵獲孛羅歸之復駐汴梁東南青堤十二月調兵進討大敗賊於太康遂圍亳州僞宋主小明王遁十六年三月朝廷差知院脫歡來督兵荅什父子親與劉福通對敵自巳至酉大戰數合荅什墜馬孛羅扶令上馬先還自持弓矢連發以斃追者夜三鼓步回營中十月移駐陳畱十一月攻取夾河劉福通寨十二月庚申次高柴店偪太康三十里是夜二鼓賊五百餘騎來劫以有備亟遁火而追之比曉督陳力戰自寅至巳壯士緣城入其郛斬首數萬禽僞將軍張敏孫韓等九人斬僞丞相王羅二人太康平遣孛羅告捷京師帝賜勞內殿王其先二世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兼知樞密院事守禦汴梁識里木雲南行省左丞孛

羅四川行省左丞將校僚屬賞爵有差十七年三月詔朝京師加太尉四川行省左丞相九月取牂城東明長垣三縣十月詔遣知院達里麻失理來援分兵雷澤濮州而達里麻失理爲劉福通所殺達達諸軍皆潰荅什力不能支退住石邨朝廷每疑其玩寇失機使者促戰相踵賊覘知之詐爲荅什通和書遺諸道路使者果獲以進荅什聞之一夕憂憤死十二月庚子也

余闕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刺藏卜官廬州遂爲廬州人闕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吳澄弟子張恆游文學日進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爲政嚴明宿吏皆憚之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

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尋以修遼金宋三史召復入翰林爲修撰拜監察御史改中書禮部員外郎出爲湖廣左右司郎中會莫瑤蠻反右丞沙班當帥師堅不往無敢讓之者闕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爲方嶽重臣不思執弓矢討賊乃欲自逸邪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沙班行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丁母憂歸廬州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二年行中書于淮東改宣慰司爲都元帥府治淮西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於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扞而耕稼於中屬縣瀟山八社

土壤沃饒悉以爲屯明年春夏大饑人相食乃捐俸爲粥以食之得活者甚眾民失業者數萬咸安集之請于中書得鈔三萬錠以振民升同知副元帥又明年秋大旱爲文祈瀟山神三日雨歲以不饑盜方據石蕩湖出兵平之令民取湖魚而輸魚租十五年夏大雨江漲屯田禾半沒城下水湧有物吼聲如雷闕祠以少牢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度軍有餘力乃浚隍增陴隍外環以人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升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爾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爾思蘭還軍苗軍有暴於境者卽收殺之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

省參政仍守安慶通道於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趙晉勝帥眾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懷寧縣達魯花赤百家奴戰死十七年趙晉勝同青軍兩道來攻闕拒戰一月餘賊敗走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焉十月沔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趨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橋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擊斬之其軍乃退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卻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金鼓聲震地闕分命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來攻丙午晉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羣



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闕妻郭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帖木補化萬戶府經歷段桂芳千戶火失不花新李盧廷玉萬延齡王登許元炎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圖倫台經歷楊恆知事余中懷寧尹陳巨濟凡十八人城陷之日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

令卽斬以徇闕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  
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卻之  
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卽注周易帥  
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  
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闕入翰林闕以國步危蹙辭不往  
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淮南江北  
等處行省平章追封幽國公諡忠宣議者謂自兵興以來  
死節之臣闕與楮不花爲第一云闕畱意經術五經皆有  
傳注爲文有氣魄能達其所欲言詩體尙江左高視鮑謝  
徐庾以下不論也篆隸亦古雅可傳初闕旣死賊義之求  
屍塘中具棺斂葬於西門外及明定安慶嘉闕之忠詔立  
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云

○原稟闕今以舊傳補

元史卷四十五

列傳

夫

董搏霄字孟起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時天大旱從侍御史郭貞讞獄華陰縣有李謀兒累殺商賈于道爲賊十五年至百餘事事覺獄已具賄賂有司謂徒黨未獲五年不決人皆以爲憤搏霄知之以言于貞卽以尸諸市天乃大雨授四川肅政廉訪司知事除涇陽縣尹入爲戶部主事升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又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遷浙東宣慰副使其歷官所至往往理冤獄革敝政才譽益著稱于時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奉旨從江浙平章教化進征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皋固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芍陂屯田軍搏霄皆獎勞而約束

之遂得障蔽朱皋官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  
程明仲往諭賊中招來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  
浮橋于肥水旣渡賊始覺賊眾數萬據礮南官軍渡者輒  
爲其所敗搏霄乃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  
與騎士迎敵搏霄忽躍馬渡礮揚言于眾曰賊已敗諸軍  
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  
里遂復安豐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移軍援江  
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州教化問計  
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州子女玉帛非平日所有必縱掠  
不爲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使賊乘銳直趨京口  
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正  
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旣陷于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

復拔劍顧諸將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計乃決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爲參政俾復提兵討之搏霄卽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爲入杭要路分兵守之而以大軍進至叫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旣又克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齋二千人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閒則麾所執旗

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卽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旣又分爲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擣賊巢遂乘勝復安吉七戰而克之賊將以其徒降者數百人越數日賊復來窺獨松搏霄卽以兵守苦嶺及黃沙嶺賊帥梅元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卽遣偏將余思忠至賊砦諭之賊皆入暗室潛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劍語眾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砦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克廣德時靳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賊大潰亂斬首數

萬級禽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  
年除水軍都萬戶俄升樞密院判官從丞相脫脫征高郵  
分戍鹽城興化賊巢在大縱德勝兩湖閒凡十有二悉剿  
平之卽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迷故道盡殺之自是不敢  
復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霄招善水戰者五百  
人與賊戰安東之大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剿平北  
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州不利賊乘勝東下斷官軍  
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  
奪賊船七十餘乃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雨湖水溢諸營  
皆避去而搏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重攻之搏霄坐城  
上遣偏將以騎士由四門突出賊後約曰旗一麾卽還旣  
而旗動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猶阻西行之

路乃結陳而往翼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鹽朝廷嘉其功升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建議於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也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沔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斥埃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緩還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鹽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資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



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  
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  
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  
之術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流陽贛陽等州縣  
俱廢其民壯者既爲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防  
禦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  
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  
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有  
旨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李蘄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  
霄乃提兵援濟南賊眾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  
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率眾來鬪騎兵少卻  
至礪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

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旣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眾無遺者於是濟南始寧詔就升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仍賜上尊金帶楮幣名馬以勞之有疾其功者譖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搏霄依前詔從李蘭奚征益都搏霄卽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眾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閒之長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謂人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旣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詔使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

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眾突至搏霄前摔而問曰汝爲誰搏霄曰我董老爺也眾刺殺之無血惟見有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事聞贈河南行省平章追封魏國公諡忠定昂霄贈禮部尙書追封隴西郡侯諡忠毅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爲能吏會天下大亂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大過人者而當世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原案闕今以舊傳補

### 慶童

慶童字明德康里氏祖明里帖木爾大府少卿父幹羅思世祖至元中拜監察御史以忤桑葛被譖籍其家惟金玉帶各一黃金五十兩皆上所賜者乃以公用係官孳畜加之罪帝曰此口腹之事也釋不問後宣慰八番平諸蠻有

功至大閒召拜中書右丞兩世皆封益國公慶童早歲以勳臣子受知仁廟給事內廷遂長宿衛三遷至上都留守又累出爲江西河南二行省平章入爲太府卿復爲上都畱守出爲遼陽行省平章以寬厚爲政遼人德之至正十年遷平章行省江浙適時承平頗沈湎於宴樂凡遺逸之士舉校官者輒擯斥不用由是不爲物論所與明年盜起汝潁蔓延於江浙江東之饒信徽宣鉛山廣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在不守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不踰時以次克復旣命長吏按視民數註誤者悉置不問招來流離俾安故業省治燬於兵則拓其故址而新之役貧民趨工以代振十四年脫脫以太師右丞相統大兵南征一切軍資衣甲器仗穀粟薪橐咸取具於江浙慶童規措有方陸運川

輸千里相屬朝廷賴之明年盜起常之無錫眾議以重兵  
殲之慶童曰赤子無知迫於苛政故弄兵耳其先諭以禍  
福盜果投戈解甲請爲良民十六年平江湖州陷義兵元  
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鉤結黨惡白晝劫掠  
慶童言於江浙行省丞相達識曰我師無律何以克敵必  
斬方家奴乃可出師達識乃與慶童入其軍數其罪斬首  
以徇民大悅繼而苗軍帥楊完者以其軍守杭城達識旣  
承制授完者江浙行省右丞而完者益驕恣強委禽求娶  
慶童女慶童初不許時苗軍勢甚張達識強勸其婚慶童  
不得已與之明年出鎮海鹽州距杭百里地瀕海磽瘠居  
二年盜息民阜在江浙七年涉歷艱險勞績甚著十八年  
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賜以御衣上尊二十年召還乃由

海道趨京師拜中書平章政事俄有譖其子剛僧私通宮人者帝怒殺之慶童因鞅鞅不得志移疾家居日飲酒自遣二十五年拜陝西行省左丞相時李思齊擁兵關中慶童至則御之以禮待之以誠居三年關陝用寧召還京師二十八年七月明兵逼京畿帝與皇太子六宮及宰臣近戚皆北奔而命淮王帖木不花監國慶童爲中書左丞相以輔之八月二日京城破淮王與慶童出齊化門皆被殺

慶童父幹羅思舊史專傳今并入

### 耶速

耶速蒙古人倜儻有能名由宿衛歷尙乘寺提點遷宣政院參議至正十四年河南賊芝麻李據徐州耶速從太師脫脫南征以巨石爲礮晝夜攻之不息賊困不能支耶速

又攻破南關外城賊遁走以功除同知中政院事繼又領軍從其父太尉月闊察爾征淮西會賊圍安豐卽往援之渡淮無舟因策馬探水深淺浮而過賊大駭徹圍去進攻濠州有詔班師乃還復從太尉征淮東取盱眙遷淮南行樞密院副使俄同知樞密院事討賊海州大敗之賊走航海襲山東盡有其地耶速計賊必乘勝北侵急引兵還表裏擊之復滕兗二州及費鄒曲阜寧陽泗水五縣賊勢遂衄未幾復秦安州及平陰肥城萊蕪新泰四縣又平安水等五十三寨禽蒲臺賊杜黑兒獻京師東昌賊將北寇道出陵州耶速邀擊於景州斬獲殆盡復阜城縣詔耶速以軍屯單家橋斷賊北路戰於長蘆流矢貫左手不顧轉鬪無前殺賊五百餘奪馬三千匹於是分兵下山寨民爭來

歸拜中書平章改行省淮南繼平雄州蔚州各賊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所部卒掠懷來雲州欲爲亂耶速以輕騎擊降其眾隸麾下賊陷大寧詔耶速往討遇賊侯家店力戰自昏抵曙散而復合乃遣別騎繞出賊後腹背攻之遂拔大寧禽首賊三十五人磔於都市召入覲賞賚優渥進知樞密院事既而賊雷不花程思忠等陷永平詔耶速出師遂復灤州及遷安縣時遼東郡縣惟永平不被兵儲粟十萬芻橐山積居民殷富賊乘閒竊入增土築城因河爲塹堅守不可下耶速乃外築大營絕其樵采數與賊戰獲其僞帥以下二百餘人平山寨數十又復昌黎撫寧二縣禽雷不花送京師賊急乃乞降於參政徹力帖木爾力作爲請命於朝詔許之命耶速退師耶速嚴備賊棄城遁



亟追至瑞州殺獲萬計賊遂東走金復州詔還京師拜遼陽行省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撫安迤東兵農委以便立開省於永平總兵如故金復海蓋乾王等賊竝起西侵興中州陰由海道趨永平聞耶速開省乃止耶速亟分兵防其衝突賊乃轉攻大寧爲守將王聚所敗斬其渠魁眾潰皆西走耶速慮賊窺上都卽調右丞忽林台提兵護上都簡精銳自躡賊後賊果寇上都忽林台擊破之賊眾又大潰永平大寧於是始平乃分命官屬勞來安輯其民使什伍相保以事耕種民立石頌其勲德二十四年李羅帖木爾與右丞相朔思監宦者朴不花有怨遣兵犯闕執二人去耶速遂拜中書左丞相七月李羅帖木爾畱兵守大同自率兵復向闕京師大震百官從帝城守皇太子統兵迎

於清河命耶速軍昌平而孛羅前鋒已度居庸關至昌平  
耶速一軍皆無鬪志不戰而潰皇太子馳入城尋出奔於  
太原孛羅遂入京城爲中書右丞相二十五年皇太子在  
太原與擴廓謀陷內難承制調甘肅嶺北遼陽陝西諸省  
諸王兵入討孛羅孛羅乃遣御史大夫圖堅帖木爾率兵  
攻上都之附皇太子者且以禦嶺北之兵又調耶速率兵  
南禦擴廓部將竹真額高之兵耶速軍次良鄉不進謀之  
於眾皆謂孛羅圖危宗社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西連  
太原擴廓東連遼陽耶先不花國王軍聲大振孛羅患之  
遣其將同知樞密院事姚伯顏不花以兵往攻軍過通州  
白河水湍不能進駐虹橋築壘以待姚伯顏素輕耶速不  
設備耶速覘知之襲破其軍禽姚伯顏孛羅大恐自將攻

耶速至通州大雨三日乃還孛羅先以部將保安不附已殺之至是又失姚伯顏二人皆驍將也如失左右手鬱鬱無計遂敗伏誅二十七年詔以耶速爲中書右丞相分省山東二十八年明兵取山東閏七月耶速與部將哈刺章田勝周達等禦於莫州眾敗潰乃盡掠莫州殘民北遁

察罕帖木爾

擴廓

察罕帖木爾字廷瑞系出北庭或云姓李氏曾祖闊闊台元初隨大軍收河南遂家潁州之沈丘察罕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修眉覆目左頰有三豪怒則豪皆直指居嘗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紅巾賊劉福通作亂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訖無成功察罕奮義起兵沈丘子弟願從者數百人與信陽羅山人

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賊事聞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知府事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福通戰輒捷十五年賊由汴南陷鄧許嵩洛諸州察罕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賊鋒賊北渡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引兵奮擊賊敗走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苗軍以滎陽叛察罕夜襲俘其眾遂營中牟已而淮右賊眾掠汴西來擣中牟營察罕結陳待之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出擊其中堅賊披靡棄旗鼓走軍聲益大振十六年加兵部尙書繼而汝潁賊黨李武崔德等西陷陝州遂斷穀函勢欲趨秦晉時平章蒼什拔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及思齊往擊之卽鼓行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陝州城阻山帶河賊轉

南山粟給食固守攻之猝不下察罕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煙狀賊畏兵眾不敢逼而夜提兵拔靈寶城賊始覺卽棄陝州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追蹙至下陽津溺死者眾相持數月賊宵遁以功加僉河北行樞密院事十七年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陷商州由武關逕趨長安至灊上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動陝西省臺來告急察罕卽提兵入潼關長驅而前與賊遇戰輒勝賊黨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朝廷嘉其復關陝功授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潛窺鳳翔察罕先分兵守鳳翔而遣諜者誘賊來圍察罕自將鐵騎夜馳二百里比至去城五里分軍張左右翼掩擊城中軍亦出呼聲動天地賊大亂自相踐蹂伏屍百餘里關

中悉定十八年毛貴分道由薊州犯京畿朝廷大恐徵諸道兵入衛詔察罕以兵屯涿州察罕卽畱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赴召是時曹濮賊方分道踰大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雁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還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隘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出南山縱伏橫擊賊皆棄輜重走乃分兵屯澤州塞怨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大行諸道河東悉定詔進右丞兼西臺御史中丞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命守關陝晉冀兼撫漢沔荆襄便宜行事察罕益以平定四方爲己任是年福通等陷汴梁迎僞主號召羣盜自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西以至甘肅所在兵起察罕命北塞大行南守鞏洛自將中軍軍沔池會河

南行省周全叛附福通棄覃懷入汴合兵攻洛陽察罕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空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潛引去追至虎牢塞成皋諸險而還拜陝西行省平章仍同知行樞密院事十九年圖復汴梁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於河水陸竝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諸將環城而壘賊屢戰輒敗夜伏兵城南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悉禽其眾賊益氣阻不敢出八月諜知城中食且盡遣出分掠無復還者乃與諸將各分門而攻至夜將上

賈勇斬關入福通挾僞主韓林兒從數百騎出東門遁獲  
僞后及羣賊妻子數萬符璽印章寶貨無算保全居民二  
十萬眾不旬日河南悉定捷聞進河南平章政事兼臺院  
如故察罕既定河南更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江淮而  
重兵屯大行營壘相望數千里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  
穀謀大舉以復山東時山西晉冀諸地皆察罕所平定而  
答什拔都魯之子孛羅帖木爾以兵駐大同陰欲并據晉  
冀日事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終不聽二十一年察罕謀  
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濟寧義兵萬戶田豐降於賊與福  
通黨王士誠據山東乃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議師期  
發并州兵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  
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而自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



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義子擴廓及諸將以精卒五萬擣東平直抵城下察罕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素服因遺書招之豐及士誠皆降遂復東平下濟寧時大軍猶未渡河賊眾皆聚濟南常出入齊河禹城相擾察罕先遣奇兵取閒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徇瀕海郡邑始自將大軍畢渡進逼濟南城下齊河禹城俱降南道諸將捷亦至再敗益都賊於好石橋濱海郡邑皆聞風送款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兼臺院如故遂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治攻具百道竝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灌城仍命分守要害招集流亡郡縣戶口漸次收復二十二年六月豐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當豐之降也察罕待之不

疑數獨入其帳中及是豐將謀變忽請察罕觀營壘眾謂  
不宜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防之左右請以力  
士從不許惟帶輕騎十人行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歿於  
盭都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大微垣太  
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卽馳詔戒  
察罕勿輕舉未至已及於難追贈潁川王諡忠襄食邑沈  
丘所在立祠歲時致祭封其父阿魯溫汝陽王進封梁王  
擴廓舊連帖木爾號本王姓小字保保察罕帖木爾甥也自幼養  
以爲子順帝賜名擴廓帖木爾察罕旣沒復卽軍中拜擴  
廓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襲總察罕兵以討賊  
攻圍盭都愈急穴地通道以入至正二十二年十一月拔  
其城執田豐王士誠剖其心以祭察罕縛渠魁陳猱頭等

二十餘人獻闕下餘黨皆就誅卽遣關保以兵取葛州山東悉平引兵還駐太原孛羅帖木爾復數以兵爭晉冀帝雖屢解諭而讐隙日深二十三年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圖堅帖木爾得罪於皇太子出奔大同投孛羅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帝命皇太子寢其事皇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傳旨密令孛羅匿之軍中而丞相朔思監宦者朴不花皆附皇太子必窮竟其事二十四年朔思監朴不花因誣孛羅老的沙謀爲不軌三月帝下詔盡削孛羅官奪其兵柄孛羅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欲得朔思監朴不花乃已帝不得已縛二人與之七月孛羅又與老的沙合圖堅兵同犯闕皇太子求援於擴廓擴廓遣部將白鎖住以萬騎衛京師駐於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皇太子

奔太原李羅旣入朝據相位白鎖住又將二萬騎屯漁陽爲朝廷聲援二十五年擴廓以兵擣大同取之皇太子乃趣擴廓大舉以討逆發丞相耶速兵屯東鄙魏遼齊吳豫幽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兵取中道抵京師亡何李羅伏誅擴廓從皇太子入覲拜太傅左丞相擴廓功雖高起行閒驟至相位中朝舊臣多忌之者而擴廓久典軍亦不樂在內居兩月卽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淪陷皇太子累請出督師帝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俾總天下兵代皇太子出征擴廓分省中官屬之半以自隨用孫翥趙恆等爲謀主二十六年二月自京師還河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爲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

師齒位相埒及是擴廓總其兵心不能平張良弼遂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皆以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擴廓乃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於鹿臺思齊遂與良弼合兵連不能罷皇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令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位擴廓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卽畱其軍以數騎入朝由是皇太子心銜之及是屢趣出師江淮擴廓欲遂定思齊等然後南征第遣弟脫因帖木爾及部將完哲貊高以一軍屯濟南防遏南兵而自引軍入關攻思齊等相持經年數百戰莫能決帝又下詔和解之擴廓戕殺詔使廷臣譁言其跋扈有狀帝亦心忌之二十七年八月乃下詔命皇太子親出總天下

兵馬分命擴廓自潼關而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而西進取川蜀圖魯與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信地然詔書雖下皇太子竟不行擴廓亦不肯受分兵之命於是貊高關保等皆叛於擴廓列其罪狀於朝舉兵共攻之皇太子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以貊高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十月詔落擴廓太傅中書左丞相依前河南王凡擴廓所總諸軍在帳前者白鎖住虎林赤領之在河南者李克彝領之在山東者耶速領之在山西者沙藍苔里領之在河北者貊高領之擴廓既受詔卽退軍屯澤州朝廷以擴廓勢孤乃詔圖魯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率兵東向與貊高合攻擴廓二十八年朝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爲之守擴

廓憤甚引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於是帝下詔削擴廓爵邑令諸軍四面討之其將士官吏效順者與免本罪惟孫翥趙恆罪在不赦二月擴廓退守平陽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貊高合時明兵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貊高關保進攻平陽當是時擴廓氣稍沮而關保貊高勢張甚數請戰擴廓不應或師出卽復退一日諜知貊高分軍掠祁縣卽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眾貊高關保皆就禽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旣而擴廓上疏自陳情惻帝尋亦悔悟下詔滌其前非而明兵已定山東收河洛中原俱不守閏七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仍前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孫翥趙恆竝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耶速以兵趨

山東圖魯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幾耶速兵潰圖魯思齊兵亦不出擴廓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敢復南向國事已不可爲矣已而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大都遂陷明兵自澤州徇山西擴廓遣將禦之戰於韓店明兵大敗會帝自開平命擴廓復大都擴廓乃北出雁門將由保安徑居庸以圖舊京明將徐達常遇春乘虛擣太原擴廓還救部將潛約降於明明兵夜劫營營中驚潰擴廓倉猝以十八騎北走明兵遂西入關思齊以臨洮降明良弼走寧夏爲擴廓所執其弟良臣以慶陽降明旣而復輸款於擴廓明兵破誅之於是元臣無復以一旅號召中土者惟擴廓擁兵塞上往來甘肅志圖恢復明遣徐達出西安擣定西擴廓方圍蘭州趨赴之戰於沈兒峪盡



亡其眾獨與妻子數人奔和林時順帝崩太子嗣立復任以國事踰年明復遣徐達等將十五萬眾分道出塞取擴廓至嶺北擴廓大敗明兵死者數萬人劉基嘗言於明祖曰擴廓未可輕也至是明祖思其言戒諸將稀復出塞明年擴廓又攻雁門其後從其主徙金山卒於哈刺那海之牙庭其妻毛氏亦自經死時北元昭宗即順帝太子宣光五年明洪武八年也初察罕破山東江淮震動明祖遣使通好朝廷因命戶部尙書張昶郎中馬合謀浮海如江東授明祖江西行省平章甫至聞察罕被刺遂不受及擴廓視師河南明祖乃復遣使通好擴廓輒畱使者不遣凡七致書皆不答旣出塞復遣人招諭亦不應取後使李思齊往始至則待以客禮尋使騎士送歸至塞下騎士曰主帥有命

請公畱一物爲別思齊曰吾遠來無所齋騎士曰願得公  
一臂思齊知不免遂斷與之還未幾死明祖以是心敬擴  
廓嘗曰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原橐關今以邵氏類編補察  
罕傳以舊史及明史參補擴廓附傳

元史卷四十五終